

漫长的告别

[美] 雷蒙德·钱德勒——著
李曼——译

加缪 | 毛姆 | 艾略特 | 钱钟书 | 村上春树

推崇备至

豆瓣20000条热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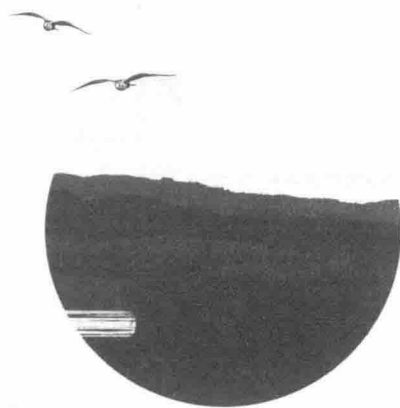
金钱与欲望、人生与成就，诸多困惑现代人的迷思，
都可以在书中获得共鸣和思考。
读过的人沾沾自喜，没读过的人蠢蠢欲动。

以侦探小说跻身经典文学殿堂的传奇之作

中国华侨出版社

漫长的告别

[美] 雷蒙德·钱德勒——著
李曼——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长的告别 / (美) 雷蒙德·钱德勒著; 李曼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113-7825-5

I . ①漫… II . ①雷… ②李…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7319 号

漫长的告别

著 者 / [美] 雷蒙德·钱德勒

译 者 / 李 曼

责任编辑 / 王 委

责任校对 / 高晓华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67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张 / 17 字数 / 312 千字

印 刷 /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7825-5

定 价 / 46.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写在前面的话

钱德勒可谓是大器晚成的作家。他在 50 岁之前的人生可用潦倒来形容，困窘，奔波，辗转多地，饱尝人情冷暖。24 岁时他定居美国，做过许多工作谋生；“一战”期间加入加拿大陆军和英国皇家空军；34 岁时在一家石油公司任职；36 岁与比他大十几岁的妻子结婚。没过几年幸福生活，钱德勒就开始走下坡路。44 岁，他因为醉酒和旷工被公司开除。

1888 年出生的钱德勒，如果不幸在这个年龄去世的话，他的人生除了一系列失败，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没办法，为了生存，钱德勒开始学写侦探小说。从 45 岁发表第一篇短篇侦探小说，到 1953 年 65 岁时完成代表作——《漫长的告别》。

这本小说是钱德勒在照顾病中妻子的时候写的，妻子于 1954 年去世，而他自己则在五年后病逝。钱德勒一直深爱着妻子，所以在这本书里，字里行间总弥漫着一丝伤感和离别的气息。如同主角之一的伦诺克斯，身上与生俱来的优雅与忧郁，让人感受到他内心深处一些无法抹去的伤痛，以及掩藏在苍白脸庞下的炙热情感。在他颠沛流离的一生中，经历的幸福与痛苦，也犹如跨越在光明与黑暗两个世界之间。

《漫长的告别》中精彩的部分很多，但整体的行进却如静水深流，透出一股懒洋洋的味道，好像一个人坐在夏日无人的海滩上自斟自饮，孤独，寂寥，带着一抹淡淡的感伤。书中出场人物都带着各自的故事，从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到他或她们心中的贪婪、冷酷、沉沦、渴望、颓废，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缺陷，

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的。小说中许多场景都充满了画面感，如同一部深沉的电影，特别是在结局处的反转，作为读者的我们，感受更多的不是超出预想的惊叹，而是一种获得释放的解脱。

作为一部以侦探小说跻身世界经典文学殿堂的作品，它广受赞誉。其中以村上春树的评价广为人知：

（《漫长的告别》）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魂交流的故事，是人与人之间自发地相互理解的故事，是人类抱有的美好幻想和它不可避免地引发的深深幻灭的故事。

为此，村上春树还亲自把本书翻译成日文，并坦言：要是我能写出像《漫长的告别》一样的小说，就死而无憾了。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许多告别的时候，有些随意，有些难忘，有些会在告别许久之后才能领悟这种告别的意义。告别某人，某事，某处地方，某种生活……都是我们需要面对和学习的功课。有些时候，是我们主动去告别，以一种转身的姿态离开；有些时候是被动的告别，无奈接受突如其来的变故。但不管是哪一种告别，我们都要好好地对待它。

就像书中所言——

To say goodbye is to die a little.

每说一声再见，就是朝死亡迈进一小步。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初见	001
第二章	再见	004
第三章	支票	010
第四章	最后一次见面	014
第五章	离别	016
第六章	命案	024
第七章	格里戈里厄斯警监	029
第八章	牢房	034
第九章	斯普兰克林	039
第十章	朗尼·摩根	046
第十一章	曼宁德兹先生	049
第十二章	一封信	057
第十三章	赴约	059
第十四章	韦德夫人	070
第十五章	彼得斯	076




第十六章	厄尔	081
第十七章	寻觅	087
第十八章	阿莫斯·瓦利	091
第十九章	再见厄尔	094
第二十章	韦德回家	100
第二十一章	埃德尔魏斯先生	105
第二十二章	酒吧	109
第二十三章	洛林夫人	116
第二十四章	通话	121
第二十五章	韦德的电话	129
第二十六章	甜哥儿	133
第二十七章	书房	136
第二十八章	纸条	138
第二十九章	噩梦	141
第三十章	苏醒	146

目录

Contents

第三十一章	与洛林的会面	150
第三十二章	哈伦·波特先生	154
第三十三章	进展	162
第三十四章	韦德的家	165
第三十五章	进退两难	170
第三十六章	韦德之死	174
第三十七章	怀疑	177
第三十八章	审问	182
第三十九章	庭审	187
第四十章	棋局	194
第四十一章	霍华德·斯潘塞	199
第四十二章	婚姻	202
第四十三章	艾琳之死	216
第四十四章	医生的证言	220
第四十五章	复印件	226



第四十六章	伯尼·奥尔斯	231
第四十七章	《新闻报》	233
第四十八章	成竹在胸	237
第四十九章	阿莫斯	245
第五十章	分别	249
第五十一章	曙光	252
第五十二章	真相	256
第五十三章	告别	259



第一章 初见

我第一次看到特里·伦诺克斯的时候，他正坐在舞者俱乐部露台外面停靠的一辆劳斯莱斯银色幽灵里面，喝得醉醺醺的。车已经被车库侍者开了出来，因为特里·伦诺克斯的左脚还没有进到车里，好像已经忘记这条腿是属于自己的。所以，车库侍者无法将车门关上，他的手还放在门把手上。特里·伦诺克斯的脸显得很年轻，但是雪白的头发却显得很和谐。很显然，他已经醉得很厉害了。除了满头雪白的头发，他浑身上下透着一种年轻的活力，跟那些身着华服、出手阔绰的公子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场所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供他们消费。

他的旁边坐着一个女孩儿。一头深红色的秀发，嘴角露出一抹淡然的微笑，肩上披着的蓝貂让劳斯莱斯显得有些暗淡。仅仅是有些而已，要知道这件事是几乎无法做到的。

车库的侍者并不是个脾气很好的家伙，他身穿白色的外套，衣衫的前胸上绣着酒店的名称，脸上透出不耐烦的神情。

“喂，先生。”他的语言中透着刻薄，“您能不能抬一下您的贵腿，缩回车里，让我把车门关上，还是您想让我把车门打开，您从车里下来？”

女孩儿瞟了一眼侍者，那种冰冷的眼神足以穿透他的脊背，但是他丝毫不在意。这都是俱乐部的活宝，他们最擅长看透那些一掷千金的人背后的人格。

这个时候，停车场里驶进了一辆外国的敞篷跑车，从车里下来一个男人，他用汽车上的点烟器点燃了一根香烟，伴随着一阵阵的烟雾信步走过。他身上穿着套头的格子衫，黄色的裤子，脚上穿着马靴，他根本没有看那辆劳斯莱斯一眼，可能在他的眼中这只是一辆过时的车。走到露台下面的时候，他把眼镜卡在鼻梁上，停下了脚步。

女孩儿娇媚地说：“我突然有个好办法，不如我们叫人把你那辆敞篷跑车开出来，这么美丽的夜色，要是开着敞篷车沿着海滨兜风，该是多么享受的事情啊，或者我们可以去蒙特西托参加舞会。”

白发青年十分谦和地说：“太抱歉了，我已经被迫把那辆车卖了。”他的语调很平和，不像是喝醉酒的样子，最多像是喝了几口饮料。

“亲爱的，你说卖了？什么意思？”女孩的身子开始远离他，但是能感觉到声音中透出的疏远。

“我也是没办法的，”他继续解释，“我要吃饭啊。”

“哦，我懂了。”一瞬间，女孩浑身的冷气足以让水凝结成冰。

这时，车库的侍者靠近了白发年轻人，眼神中透出鄙夷。“伙计，我要去管其他的车辆了，有缘下次再见吧。”

他把车门打开了，那个喝醉的家伙就跌落了出来，摔在路上。我走了过去，弯腰扶起他来。我心想，不论怎样，和酒鬼纠缠不清都是不对的，就算是熟识的人，也很有可能冲上来给我几拳。我拉住他的胳膊，把他扶了起来。

“很感谢你。”他的语气依然礼貌。

女孩儿慢慢挪到方向盘的位置上，说：“他喝醉以后就会很绅士。”她的声音让人感觉有点生硬，“谢谢你扶他。”

“我把他扶到后座上吧。”

“太对不起，我还有事，不能等了。”她启动车子，劳斯莱斯已经动了。“他就是一条丧家犬，”她冷笑着说，“也许你能找个窝安顿他，毕竟他还是懂点事的。”

劳斯莱斯驶出了车库，向右转了个弯便消失了。我还没有回过神来，这时车库的侍者来到我身边，那个白发青年已经搭着我的胳膊睡着了。

“没错，这也是个好办法。”我看着侍者说。

“当然了！”他讥讽道，“你真的多余管这样的酒鬼。”

“你不认识他？”

“我只是听那个女人叫他特里，我在这里只干了两个星期，当然不知道他是谁。”

“那麻烦你把我的车开过来吧。”我递给他停车票。

他把我的车停在旁边，我感觉自己像背着一个铅袋子，和侍者一起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扶进车里。他睁开蒙眬的眼睛说了句谢谢，转身又睡着了。

“我见过的最懂礼貌的酒鬼可能就是他了。”我无奈地说。

“这里什么样的人都能看到，”白外套侍者说，“都是些混混儿，这家伙好像整过容。”

“没错，”我给他小费。没错，这个家伙确实整过容。他的脸上有几道细小的疤痕，右脸显得僵硬发白。疤痕的周边皮肤非常紧致，他一定做过那种伤筋动骨的大整容手术。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把他带回家，等他醒酒后送他回去。”

白外套冲我扮个鬼脸说：“倒霉的人，要是我，肯定把他扔到大街上。这些喝醉的家伙就只会给人惹麻烦，我的理论就是这样。你最好是省省力气，



这样在打架的时候还能多保护自己一点。”

“你好像很有感触啊。”我说。

他刚开始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后来有点愤怒，但是，我已经进了车里，发动车子走了。

他的话有些道理。特里·伦诺克斯的确给我惹了不少事，但是，归根结底那些是与我的工作相关的。

那一年，我住在月桂谷区丝兰街的一栋房子里，那个房子建造在山坡上，旁边是一条死巷，有一条长长的红杉木做成的台阶通到前门。正对面有一片桉树林。房子里面原来就有家具，房子的主人是一个老妇人，她要去爱达荷州陪伴守寡的女儿居住一段时间。房子的租金很便宜，一方面是因为那条长台阶上下不方便，另一方面是她对租客的要求就是她可以随时搬回来住。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个酒鬼弄上台阶。他似乎也很想配合我，但是腿并不听他使唤，还没来得及道歉他就已经睡着了。我连拖带拽地把他弄进了屋子，让他睡在了沙发上，拿了一条毛毯盖在他身上，任由他睡。他打呼噜的声音非常大，大概一个小时以后，他突然醒了过来，想要去厕所。回来的时候他盯着我，好像想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我告诉了他。他跟我说他叫特里·伦诺克斯，住在韦斯伍德街的一栋公寓里，家里没有其他的什么人。他说话的声音很洪亮，也很清楚。

他说他想喝一杯黑咖啡，我倒了一杯给他。他喝得很小心，手稳稳地端着咖啡杯和咖啡碟。

“我怎么会在这里呢？”他看了看四周，有些疑惑。

“你在俱乐部喝醉了，醉倒在劳斯莱斯里面，你的女朋友把你从车上撵了下来。”

“难怪，”他说，“我相信她会这样做的。”

“你是英国人吗？”

“我不是，但是我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我想我该告辞了，我可以自己坐出租车走。”

“现在有辆现成的车可以用。”

他走下台阶。在车上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一直在对我表达谢意，而且对自己的失态表示十分抱歉。这也许是他常说的几句话，最起码在很多人面前说过，感觉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经过大脑。

他的住处不大，而且空气很闷，没有一点人气，就好像这个地方是他刚搬进来住的。绿色沙发很硬，前面有一个茶几，上面放着半瓶剩下的威士忌、一碗已经融化了一半的冰块、三个空汽水瓶、两只玻璃杯子和一盏烟灰缸。

烟灰缸里有好多烟蒂，有的还印着口红印。在这里看不到照片，也找不到什么私人物品。你甚至有理由相信这个地方只是租来开会或者举办派对的，可以用来喝酒、聊天，甚至上床，但并不像是一个住人的地方。

他问我想不想喝点什么。我婉言谢绝，也没有坐下来。到我离开的时候，他又对我表达了谢意，但是没有表现出来对我的帮忙感恩戴德的意思，也没有任何慢待我的意思。他看起来有点虚弱，虽然很腼腆，但是很绅士。他一直在门口站着，直到电梯上来后，我走进去。他也许很贫穷，但是，看得出来他很有教养。

他并没有再提起那个女孩儿，也没有提他做什么工作，他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为了得到那个所谓的上等尤物，他用尽了自己所有的钱来支付俱乐部的账单，但是，那个所谓的女朋友却连一刻都不愿意多停留，也不去想他会不会因为流浪被警察抓进监狱，或者会被出租车司机扔到野外。

在电梯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想把桌上的威士忌带走的冲动，但是，这种事毕竟和我没什么关系，归根结底那样做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要是想喝的话，有的是办法找到。

我开车回家的路上，一直在咬着嘴唇。我的心肠其实并不柔软，但是，那个家伙身上却有什么东西让我感到触动。我没想清楚是什么，可能是他头上的白发，有伤疤的脸，或者是他那清晰的嗓音和彬彬有礼的说话方式。这些已经足够了。我没有再跟他见面的理由，用那个女孩儿的话说，他不过是条丧家犬。

第二章 再见

过了感恩节之后的那个星期，我又一次见到了特里·伦诺克斯。那个时候，在好莱坞大道旁边的店铺里面随处可见价格高得离谱的圣诞节废物，报纸上也在宣传着那些要早点下手抢购圣诞节所需用品的理论。其实，不论早晚，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这已经是多年的规律了。

在我办公室所在大楼旁边大概三条街的地方停靠着一辆警车。我远远地看见里面有两名警察，正向街边的一家店铺的橱窗里面张望，我看到吸引他们的竟然是特里·伦诺克斯，准确地说应该是他剩下的东西，而那些东西真的不敢让人恭维。

他有气无力地靠着门，感觉随时都要倒下去。衣服脏兮兮的，领口敞开



着，领子的一边在外面露着，一边缩在外套里面。他看起来已经四五天没有刮过胡子了。他的脸色惨白，脸上的疤痕几乎看不到了，眼睛像是两个黑色的窟窿，他揉着鼻子站在那里。很明显，警车里的警察正准备抓捕他，我看到这情景，赶紧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胳膊。

“跟我走！”我一边故意冲他吼，一边跟他使眼色，“你又喝醉了？”

他的眼神有些茫然，但很快露出了笑容。“刚才醉了。”他深吸了一口气，说，“现在只是站不稳。”

“好了，你差点就进了醉鬼待的看守所了。”

他尽量配合着我，让我领他走过街道，拦了一辆出租车，我拉开车门。

“让他先来吧。”司机指着前面的一辆出租车说。他看着特里说，“当然，前提是他肯拉他。”

“情况比较紧急，我朋友有点不适。”

“是吗？”司机很不屑地说，“他不应该在我这里出现不适。”

“给你五块。”我说，“这样可以吗？”

“好吧。”说完，他拿了一份封面是火星人的杂志放在了镜子的后面。我把手伸了进去，打开车门，让特里·伦诺克斯坐了进去。这个时候，巡逻车停在了出租车旁边，一名头发灰白的警察走了过来，我从出租车上下来，迎上前。

“等一下，你能告诉是我怎么回事吗？这位灰头土脸的家伙真的是你朋友吗？”

“当然，我们很熟悉，他没有醉。”

“当然，没有钱。”警察伸出手，我递给他我的证件。他看完之后还跟我说，“原来是私人侦探自己找上的雇主啊。”他的口气显得有些生硬。“这些证件只能证明你的身份，马洛先生，他的呢？”

“他从事演艺工作，名字叫特里·伦诺克斯。”

“听起来很不错。”他弯下腰把头探进了车窗，眼睛盯着角落的特里看。“可是我敢肯定他最近没有工作，他好久没有在屋里睡觉了。我甚至敢肯定他是个流浪汉，我们应该抓捕他。”

“你们还没有抓够人数吗？”我直截了当地说，“要知道，这是不可能在好莱坞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他的眼睛还是没有离开特里，问他：“你的这个朋友叫什么？”

“菲利普·马洛，”特里说得有点迟疑，“他的家在丝兰街，月桂谷区。”

警察听完后就把手退了出来，做了个手势，转身对我说：“可能是你刚才跟他说的。”

“你说的也有可能，但是，我没有那样做。”

他看了我几秒后说，“我姑且相信你，”他说，“不要让他再在街上出现了。”

我上了车，穿过三条街后来到了我停车的地方，我给司机五元钱，他没有要，跟我说：“就按计价器上显示的给吧。伙计，你要是想凑个整数给我一块钱也行。我也遇到过苦难的事情，就在弗里斯科。当时没有一个人肯帮我，没有出租车肯拉我，真是让人寒心的地方。”

“圣弗朗西斯科？”我补充地问。

“我就那么叫它，”他说，“让那些少数的族裔自己活着去吧。”他收下一元钱后便走了。

我们来到车道旁边的快餐店，那里的汉堡味道还不错，至少没到那种让人厌烦的地步。我买了两个递给特里，还特意给他点了一瓶啤酒，带着他回到了家里。他现在这个样子要想爬上台阶还是有些吃力的，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气喘吁吁地奋力往上爬。一个小时以后，他洗完澡，刮完胡子之后，完全换了一副样子。我们一起坐了下来，喝了点并不浓烈的酒。

“幸亏你能记得我叫什么。”我说。

“我特意记住的，”他说，“我甚至还调查过你，这事对我来说不难。”

“怎么不打个电话给我呢？我一直在这里住，还有一间办公室。”

“我为什么要麻烦你？”

“你好像不得不麻烦我，因为我感觉你好像没有太多的朋友。”

“不是，我有朋友的。”他说，“当然，只是勉强算是朋友吧。”他一边转动桌子上的茶杯一边说。“向别人开口求助并不太容易，特别是自己做错事的时候。”他抬头冲我苦涩地笑了一下，显得有些疲惫，“也许以后我能把酒戒了。他们说过这样的话，不是吗？”

“最起码要三年的时间。”

“三年？”他感觉有些吃惊。

“戒酒不是那么容易，这个时间长度是正常的。那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状态，你必须适应没有丰富多彩的颜色，没有喧闹的声音。你很有可能会回到起点，你会觉得身边的朋友不那么熟悉了。其中很多是你不喜欢的，他们也不喜欢你。”

“这种改变应该算不上太大吧。”他说，回头看了一眼时钟，“我有一个箱子，大概值两百块钱，现在就放在好莱坞的汽车站里。要是还能取回来，我就能当掉它，然后换一个便宜的，剩下的还能买一张去拉斯维加斯的车票，到了那里，我应该能找到工作。”

我什么都没说，点了下头，在那里坐着慢慢地喝酒。



“你是想说我早就应该这样想了。”他说得很平静。

“我刚才在想我不应该管这么多的。至于以后的事情，那份工作有希望吗，还是仅仅是一个想法？”

“能落实。我以前在军队的时候有一个很熟悉的人，他在那里开了一家大型俱乐部。虽然，大家都说他是个骗子，但是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能帮你解决车票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但是，我希望这些钱付出得足够有价值一些。所以，我希望你能先跟你的好朋友通个电话。”

“谢谢，但是不用了。我相信兰迪·斯塔尔不会不管我的。他一直都是我最好的伙伴。那个箱子最少能当五十元，这一点我很有信心。”

“好吧，”我说，“你要是需要钱我可以给你。但是，我并不是那种随便帮助人的傻瓜。所以，你把钱拿走以后不要乱花。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找麻烦，因为我的预感很不好。”

“是吗？”他低头看着自己手中的酒杯，慢慢地小口喝着酒。“我们只有两面之缘，但是，你对我却很好。你产生了什么样的预感呢？”

“我预感我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一定是遇到了更大的麻烦事，但是，那个麻烦却是我没有能力解决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却产生了这种预感。”

他用手轻轻地摸着自己右边的脸，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吧，我给人的感觉有点凶，但是，对我来说这个疤是光荣的，至少是光荣受伤后留下的。”

“并不是这样的，我并没有在意这条疤。我的职业是私人侦探，你这种所谓的麻烦根本不能引起我的注意，我说的是预感。我尽量把我的话说得委婉一点，那应该是一种对性格的洞察。那天，女孩儿把你从车上扔下来不仅仅是因为你喝醉了，肯定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或者她也产生了某种预感。”

他的笑容很隐秘。“我跟她有一段婚姻。她的名字叫西尔维亚·伦诺克斯。我娶她是因为钱。”

我站了起来，眉头皱得很紧，直直地看着他。“我想你需要吃点东西了，我给你煎个蛋吧。”

“等一下，你是不是想知道我这么落魄，而她却很有钱，我为什么不跟她要钱。你听过什么叫自尊吗？”

“你这话很可笑，伦诺克斯。”

“是吗？或者说我对自尊的理解跟别人不同，我现在是一个除了自尊什么都不剩的男人，如果言语上有什么冒犯，请您多包涵。”

我来到厨房，做了一些吃的，有加拿大熏肉、煎蛋、咖啡，还有烤面包。我们一起在早餐区进餐。有些年代感的房子里面都会在厨房预留一个早餐区。

我跟他说我需要回办公室一趟，等我回来后会带回来那个箱子。他递给

我箱子的收条。他的脸已经慢慢恢复了血色，眼睛看着也没有那么凹陷了，之前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眼睛要凹进脑袋里。

离开之前，我特意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放了一瓶威士忌，对他说：“我希望你能用你的自尊来看待这瓶酒。”

“打一个电话到拉斯维加斯，就当是我请你这么做的。”

他淡然地笑了笑，耸了耸肩。我从台阶上走下去，心里感觉并不好。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一个男人宁愿挨饿、流浪也不愿意把箱子卖掉。不论他有什么规矩，他一直在按照他的想法行事。

这个手提箱精美得让人吃惊，它的外皮是用经过漂白的猪皮制作的，刚买来的时候应该是有点淡淡的奶油色。配件是纯金打造的，应该是地道的英国制造。这样的皮箱就算是本地有卖的，价格也绝对不是他说的二百元，少说也应该卖到八百元。我把箱子带回来的时候，看到桌子上的那瓶威士忌还是完好无损的，他没有喝。他正在抽烟，感觉兴致并不高，但还是很清醒的。

“我刚才打电话给兰迪了，”他说，“他并不是很高兴，因为我没有早打电话给他。”

“没有求助他却求助陌生人。”我补充道，“是西尔维亚送给你的吗？”我指着旁边的箱子说。

他抬头看着窗户外面，说：“不是的，是以前在英国的時候有人送的，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她。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要是你能给我一个旧箱子，我就把它留给你了。”

我拿出二十块钱给他，说：“我不需要你抵押给我什么东西。”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你并不是开当铺的，我只是觉得带着它去拉斯维加斯不合适，而且，我也用不了这么多钱。”

“好吧，那你把钱拿好，箱子就暂时放在我这里，但是我这里并不安全。”

“没事，”他似乎一点都不在意，“没什么关系的。”

他换好衣服，大概五点半的时候，我们来到米索饭店吃了晚饭，滴酒没沾。我把他送到了卡文葛车站，看着他上了班车，然后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家里。他的那只箱子还扔在我的床上，刚才他把里面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放进了我给他准备好的轻便的箱子里面。他留下的箱子上面还插着一把金钥匙。我把它锁好，钥匙绑在了把手上面，把箱子放在了衣橱上面的架子上。对我而言，它好像并不仅仅是一个空箱子，但是里面装着什么却并不是我要关心的事情。

这个夜晚很寂静，房间里面好像更空旷了。我把棋盘铺展开，当自己是法国人，和施坦尼茨对阵。但是他仅仅用了四十四步就把我打败了，不过，